

醫療？科技？藝術？

■ 簡上閔

從西洋美術史的「醫療藝術」作品 窺見「醫療科技藝術」的未來

前言

以醫療作為藝術創作的主題，並非新鮮事。隨著科技時代來臨與數位技術應用的高度發展，醫療藝術也進入另一個關鍵歷史時程。從西洋藝術史的不同時期，順著人類文明史，自中世紀鍊丹術間接促成化學和藥劑學發端、歐洲十五世紀文藝復興解剖學、至晚近科學革命奠定現代醫學基礎，吾人均能在藝術史料裡體驗醫療技術之漸變。究竟，數位時代的醫療藝術，又是怎樣的面貌？是否也會跟著「很數位」？

現今國際藝壇上，作品屢創拍賣市場天價的英國當代藝術家達明·赫斯特(Damien Hirst)，1995年贏得英國年度視覺大獎「透那獎」(Turner Prize)得獎作品「母子別離」(Mother and Child Divided)，把一頭成牛與一頭羔牛對半切開，分別泡進四個裝滿防腐藥水的透明玻璃箱中，供觀眾近距離觀賞剖切後的生物臟器細節。年輕時曾在醫院太平間打工的經驗，影響著赫斯特多件醫藥相關的裝置藝術，像是1992年的「藥局」(Pharmacy)。

從西美史看醫療藝術 (15~17世紀)

將歷史往前推移到西元1510年，李奧納多·達文西(Leonardo da Vinci)此刻正在米蘭和羅馬兩地，與他的合作夥伴托爾醫生(Marcantonio della Torre)協力解剖30具人體，為後世留下數百幅精準的人體解剖速描畫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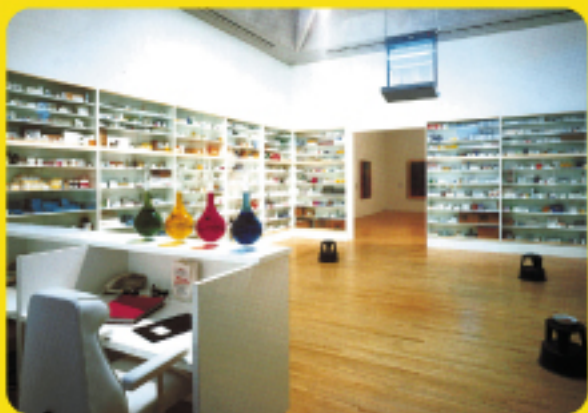
文藝復興晚期，培根的實證主義、迪卡爾新宇宙論、及克卜勒、波以耳和牛頓等學說前仆後繼，近代科學走入新一波高峰。這段時間內，新興科學觀念日益普及，繪製醫療主題的藝術作品與日俱增。荷蘭藝術家林布蘭(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)的大幅油畫「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」(The Anatomy Lesson of Dr. Nicolaes Tulp)，傑拉德(Gerard de Lairesse)的蝕刻版印皆是該時期代表。

從西美史看醫療藝術 (18~20世紀)

科學革命、工業革命一脈相承、化學、生物學有了長足進步，加上感染病、滅菌技術的發展與麻醉方法問世，帶動一波近兩百年的醫療科學榮景，現代醫學面貌逐漸清晰。20世紀初，佛洛伊德甚至開拓精神分析學的新視界。同時，照相器材的普及使藝術家的創作工具不再侷限過去千百年來的素描、油畫、版畫等傳統表現形式，採用新工具拍攝醫療相關影像的攝影家不乏其人。這些作品中的「醫療議題」，也不再止於解剖課一隅之呈現，亦不必然是準確細緻的人體肌肉骨骼記錄；而是藉由「醫療性」與「藝術性」的跨領域結合，揭露更多身體、醫療間的抽象層面探討。過往把「醫療過程」加諸在人體的窺看角度，開始逐漸地讓「主體性」回歸到從身體之本位出發。美國攝影家黛安娜·阿巴斯(Diane Arbus)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，一系列巨人、侏儒症、變性人、



▲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互動設計系的近作「聞」，透過氣味尋找適合自己的另一半。(局部)



▲ 英國當代藝術家達明·赫斯特的作品「藥局」，收藏於倫敦泰德美術館(TATE MODERN)。

唐氏症和精神病院患者的肖像攝影，即嘗試挑戰人們對「怪異」的認知。此外，黛安娜將「普通人形象」帶進醫療藝術視覺畫面中，使身體概念跟醫療行為的聯動關係再向前推移，注入更深層社會反思。

當代藝術中的醫療藝術圖像（21世紀~迄今）

2001年底，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海沃美術館(Hayward Gallery)一檔「人體奇觀」(Spectacular Bodies)藝術展，帶領觀眾

回顧西方世界近五百年的醫療藝術史。按公眾美術館規模，為歐陸近十年來少有的大型醫療藝術展，搶下當年英倫藝文媒體不少版面。那麼，當時的藝術史學家是採何等角度切入、再現此番揉合醫療藝術之歷史檔案？透過展覽的子標題，便可理解策展團隊的切入點。策展人之一也是牛津大學藝術史教授的馬丁·坎普(Martin Kemp)將展覽子題訂為：「達文西以降：人體之科學與藝術風景」。整個展覽中，他依當代觀點，再次指出無論人們自「醫療」或「藝術」的角度去觀看醫療藝術作品，「人體」都是唯一的中介質。唯有返回「以人為本」的認知，醫療與藝術的跨領域結合，才不至因學門兩端的詮釋角度不同，產生歧異而模糊主體聚焦。

數位時代的醫療藝術風景

著名英國醫療慈善機構「威爾康基金會」(Wellcome Trust)，2007年暑假在重新落成的威爾康大樓內，廣邀世界各地醫療當代藝術作品到館展覽。展品中，不難發現一個有趣趨勢，便是「新媒體」(New Media)的運用儼然成了當代醫療藝術創作的發想點。儘管該基金會推廣醫療教育意味濃厚，作品互動性仍強。多件循著電腦影音方式介紹人體的展示，除兼顧藝術性和寓教於樂之餘，亦因「互動性」參與，使觀眾有機會實際感知自我。作品之一的「互動生物特徵」(Biometric Interactive Displays)，供觀眾輸入個人身體細節，如膚色

、髮色…等數據，系統會自動生成一個擁有觀展者生理特徵的專屬藝術圖樣。

誰才是說故事的人？

回看過去五百年的醫療藝術創作，藝術家像是一位說故事的人。藝術家述說著一段涵蓋醫學和藝術內容的故事，人們只需聆聽故事。無論故事中的主角，如何經歷從客體轉主體的過程，群眾仍舊是被動傾聽者。但是，數位產品的互動本質，讓每個人忽然成為說故事的主角。當「使用者／參與者／觀展者」轉換成述說者，藝術家、科技人、醫技人員反倒退居二線。此特徵間接導致「醫療、科技、藝術」等詞彙的傳統界線瓦解，無須拘泥過往分野，更形自由。重新排列組合後的詞彙組合，是否可以「從科技藝術的角度，詮釋醫療？」或「研發醫療科技輔具，讓使用者動手玩藝術？」

醫療？科技？藝術？

近年來西方世界吹起一股醫療科技藝術熱潮，已有愈來愈多藝術家、科技實驗室與醫療團隊進行合作，透過學科間的互通有無，幾乎可望窺見醫療科技藝術的未來遠景。至於，目前的醫療科技藝術發展的樣貌如何？以美國為例，紐約大學「互動通訊實驗室」(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, ITP) 數年來致力「醫療科技輔具」研究，目前共有14項結合醫療科技藝術創意企劃案。舉凡聲音、生理感知、到關注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屬性的創作品，幾近囊括。團隊夥伴們期許藉由醫療、科技和藝術人才的協力，創造科技時代醫療藝術之多元路徑。該團隊的兩件近作「Ramp」與「Digital Wheel Art」，前者有特殊設計的觸控裝置，輪椅使用者因此能嘗試音樂DJ技術；後者則設計小型接收器連接投影機，把輪椅當成電腦小畫家來畫圖。多件醫療



▲ 紐約大學 ITP 實驗室所研發的醫療科技輔具，可把輪椅當成作畫工具。



▲ 紐約大學 ITP 實驗室所研發的醫療科技輔具，讓輪椅使用者成為音樂DJ。

醫療？科技？藝術？



▲葡萄牙設計師蘇珊娜·索瑞斯的作品「蜜蜂計劃」，期待未來能透過氣味偵測及早發現特殊疾病潛伏。



▲英國藝術家諾安·托倫 (Noam Toran) 的短片「慾望管理」，討論當代社會中的精神性議題。(片段)

科技藝術合作案，研發過程均與紐約在地的醫療院所密切互動。許多患者親自操作、不斷測試改良後，原本肢體不方便的患者，亦能經由專屬設計的輔具體驗多元樂趣。

色盲藝術家？

在台灣的升學體系裡，色盲患者無法報考美術系。然英國藝術家尼爾·哈伯森 (Neil Harbisson) 生下來即是全色盲患者，卻不影響他期望成為藝術家的心願。平常，尼爾所看見的世界是由不同深淺的黑白灰色階組成，但戴著特製的耳機「生化眼」(Cyborg) 後，耳機上的簡易照相裝置會迅速偵測物體色彩，將尼爾所「看見」的顏色，轉化成聲波通知藝術家正確的色彩屬性。由於新科技的輔助，使無法判別顏色的尼爾，改用「聽」的。畢竟，尼爾的聽覺構造和一般人無異。

上述幾件「醫療科技輔具」作品，我們看見經由醫療、科技與藝術的結合，讓身心障礙族群能突破先天／後天的身體限制，體驗不同生活層次。這種將「失能」變成「另類可能」的構想，只是開拓當代醫療科技藝術的其中一條軸線。另外還有一群藝術家關注精神性範疇，探索現代人的心理議題。英國藝術家諾安·托倫 (Noam Toran) 拍攝充滿內心創傷與孤寂之系列短片「慾望管理」(Desire Management)，企圖激發觀賞者反芻個體心中難以明狀的傷痛。事實上，物理、生理性的輔助治療，多屬功能性類目，可依藝術與醫療實驗團隊的合作，研發科技輔具來消除障礙。不過，醫療科技藝術的發展，絕不僅止於輔具的設計。尤其網路科技和數位應用的全民普及才剛走過第一個十年，我們仍站在未來醫療科技藝術的某一條起跑線上。



▲義大利藝術家李奧納多·達文西的解剖素描作品「母體中的胎兒」(The babe in the womb)，繪於西元1511年。

醫療科技藝術的未來

2007年葡萄牙設計師蘇珊娜·索瑞斯(Susana Soares)完成的概念式作品「蜜蜂計畫」(Bee's project)，靈感來自蜜蜂辨味之習性。蘇珊娜表示，若能訓練蜜蜂針對體內特殊疾病所產生的氣味做出反應，必有助醫療人員及早發現病症。此外，英國藝術家詹姆斯·金恩(James King)的醫藥創意「量身打造未來肉」(Dressing the meat tomorrow)，藉現有技術將組織培養成食用肉，甚至可任意調整肉品的形狀、口感、氣味，因應各類飲食需求。同時，英國皇家藝術學院(Royal College of Art, RCA)互動設計系所的作品「聞」(smell+)透過安裝特製「速配接收器」，交換雙方費洛蒙與基因訊息，協助人們在茫茫人海中，尋覓適合自己的另一半。儘管不少概念式模組，短期缺乏實踐可能，然而按照人類科技的急速進展，這些有趣的未來醫療科技藝術，也許不需等到下一個二十年。

結語

從西洋美術史看醫療藝術的過去，提供了一條西方醫療藝術的影像脈絡。五個世紀以來，西方醫療影像的產製應用，受限文明體系的進程，醫療圖像檔案多半是上對下的垂直權力結構。人類作為與醫療互動的主角，反倒處在被動的受試位置。數位時代的醫療科技藝術創意，經過跨領域整合讓焦點回歸到「人本」的角色重新探討。藝術家與醫療團隊不斷拋出的趣味靈感，亦令人期待醫療科技藝術的未來發展。尤其在全球化時代，區域間各異的文化視角，如：漢醫觀點、拉丁美洲的神秘巫醫、日治時期的台灣醫療故事等在地醫療史料之再發現，都將回頭挑戰以西醫為主導的醫療藝術史觀。這些目前較缺乏深究的區域性醫療元素，皆是未來相關藝術作品可善加擷用的創意起點。



▲荷蘭藝術史學家傑拉德(Gerard de Lairesse)在1690年製作的鐫刻版畫作品，現存於美國國家醫藥圖書館。

<<作者現為英國倫敦大學科陶德藝術學院(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, University of London)藝術史博士候選人、國立台灣美術館2009醫療科技藝術國際展「急凍醫世代」聯合策展人。>>